

雾之恋

赵可为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LIANZHIMU



雾之恋

赵可为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雾之恋/赵可为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5

ISBN 7-5354-2886-X

I. 雾…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4320 号

责任编辑:方隆昌

责任校对:黄黎丽

装帧设计:天 冰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黄石市立信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12.375 插页:2

版次: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00 千字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第一章

清晨，一座座驼峰似的山峦罩在橘红色的雾霭中。透过雾霭，田野阡陌依稀可见。冻桐花的季节刚过，一片片油菜拼着命地开着黄花，像跟桐树上粉红色的花朵争春一般。炊烟在村庄的上空被压挤成薄薄的轻纱，使雾霭愈加浓重。只见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悄悄地跃过土墙跳到一座辨不清颜色的半砖半土的农舍院子里，他轻轻地敲着窗户：“阿香！喂，阿香，准备好了没有？”

“小声点嘛……”窗户轻轻地打开了，从撩起的破旧的帘布后先是缓缓地递出了一个大布包，随后又伸出了一张清秀的姑娘的脸，“你嚷那么大声，怕我爹听不见呀？”

“你看都什么时候了？快走吧，晚了就赶不上了！”

“水牛哥，我爹、我爹他还不知道呢。你先把东西拿上，里边有衣服、饭团，吃过饭我去找你……”

“吃过饭，那还走得了吗？哎呀，这就跟我走，给你爹留个条，要不以后给你爹写封信，不就行了？”

“不行不行，那可不行！”

“咋就不行？听我的，这就走。晚了就赶不上火车了……”

这时，从另一侧的屋内传出了喊声：“阿香，阿香……”

阿香慌忙中应答着：“喂！爹、有事吗？”

“饭好了没？吃完了还要早点上田呢，太阳都老高了。”

“知道了、知道了……”阿香欲缩回身子，水牛却在窗外使劲地拽着。

“水牛哥，别拽……松手，你快松手哇……我怎么也得跟爹说一声嘛……”

“你爹知道了就走不成了！阿香，听我的，是不是不想和我一块闯深圳去了？”

“咋不想呢？可、偷着走我爹会不认我的……”

“赚了钱，天天给他买酒喝，就啥事儿都没了，你就听我的吧，准没错……”

“我、我是……我爹出来了，快松开、你快松开嘛！水牛哥，你先走，带上东西，到村口路上等我，千万等我，我一定来……”

“那……可要快，晚了就赶不上火车了！”

水牛抱着包裹，连滚带爬地翻过了土墙。阿香轻轻地关上了窗户，然后拉开了窗帘。昏暗的灶房内，一张小方桌上摆着几碗冒着热气的饭菜。阿香和爹各坐一端，默默地吃着饭。“黑虎”歪着头，一动不动地盯着主人咀嚼的嘴。阿香爹胡乱地扔过去一块东西，“黑虎”便“呼”地一下扑了上去，叼起吃食摇着尾巴跑到一边享用去了。阿香心不在焉地向外望着，好久都忘了扒饭。

“饭烧得这么焦？刚才是不是水牛来过？”

“啊？是、是，来过……爹，水牛哥说、说俺俩去深圳打工赚了钱天天给你买酒喝……”

“酒是个啥？我才不稀罕！水牛去，我不管，赚几个钱回来，你俩完婚，这倒也算是件好事……你妈临死就托我这么一件事儿，你和水牛是她活着的时候订的娃娃亲，光财礼就收了五百块！咱在你婆家面前低气，不好管人家的事儿。可自家的事儿，我做主！”

“那我不跟着，水牛哥在外边一个人可咋办？再说，听别人说，

外边的女人多，他忘了我又咋办？”

“混话！真那样，他变卦，咱可以不退财礼钱……爹可退不起那五百块财礼钱，你就老老实实跟人家过一辈子吧！”

“是、我听爹的，那你也让我去吧，我真的想去、爹……”

“你什么也别说了，就是一句话，不许你去！”

“我真怕水牛在外边学坏……”

“女孩子家到外边儿更容易变坏！”

“村里那么多女孩子也都去打工了，都往家里寄钱……”

“就没听人家风言风语的说长道短？我听得多了，哼！”

“那是她们。和水牛一块儿去，啥事儿也不会有……”

“你能哩！闯世界，那是男人的事儿，当初我也上云南下四川，还到过青海、甘肃贩羊皮，也没见你妈身前后跟着我，我吃的是辛苦，学什么坏？人该啥秉性就啥秉性，用不着跟个人管着！”

“爹……”

“你别说了，说死我也不同意！吃过饭，和我一块下田，你哪儿也不能去。”

太阳升起了很高，雾霭也散去了。一辆破旧中巴像一条土龙，拖着长长的尾巴颠簸而来。水牛站在公路旁焦急地向西边张望着。从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欲帮水牛提包裹，嘴里机械地嚷嚷着：“县城县城，五元一位，上车上车……”

“师傅、师傅，还有一个人，能不能等一会儿？”

“一车人等一个人，多大的功臣哪？开车！”年轻人边说边轻灵地跳上车，“啪”地一声关上车门，车在碎石路上继续颠簸着，一条浓浓的土尾巴在车身后向四处弥漫着。

赤脚站在田里的阿香手扶着“7”字大型，焦急地向东边的公路上望去。远处水牛在不断地朝她招着手。阿香几乎要掉下眼泪来。看爹没注意，她“啪”地一声把大型推倒在水里，惊得拉犁的老牛睁大了眼睛回头莫名其妙地看着主人。阿香胡乱地洗洗脚，爬上田埂拎着鞋朝公路上奔去。

“阿香，你回来！听到没有？给我回来！”不远处的油菜地里爹爹直起腰来使劲喊她。

“撒尿……”

“撒尿？跟你娘一样，见水就有尿，快着点哩！头晌要把这块田犁完哩”。

阿香头也不回地向公路跑去，眼中盈满了泪水。阿香爹跨出油菜地，脱下鞋挽起裤子，扶起大犁，嘴里不停地唠叨着：“走吧走吧，吃不得苦哩，挣钱？哼！我不稀罕。”

看着远处公路上的两个蠕动的身影上了一辆中巴，阿香爹才猛地喊了一声“驾！”憨厚的水牛卖劲地向前拉着犁，阿香爹也认真地扶着犁。犁过之处，一块块泥土似大大的蚌，极有秩序地一字排开。

阿香仍旧是满眼泪水，趴在中巴车糊满泥巴的后窗上向外张望。随着汽车颠簸前行，爹和那头水牛渐渐地变成了两个小小的黑点。不久，这两个黑点被汽车甩到了山坳的那一边了。

水牛扳着阿香的肩头。阿香转过身，顺势伏在水牛的肩上抽泣起来。车上的乘客将惊诧的目光投射过来。水牛显得很窘迫，“阿香、阿香，都在看咱们呢，让人家看笑话了，快别哭，别哭了……”

卖票的胖妇人懒散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很稳健地走了过来。“兄弟，买票啦，到哪儿呀？”

水牛左手搂着阿香，右手使劲地在怀里掏着钱：“去、县城，两张……大嫂，几点能到？”“快！日上头顶，正好在县城吃午饭……她怎么、为什么哭？”

阿香羞涩地直起身，边擦拭眼泪边拢着头发。“她是头一次出远门儿，还有点舍不得离开家……”水牛脸上勉强地堆着笑容。

“有啥舍不得？外面好，趁年轻出去见见世面，挣了钱回来买电视盖新房怎么都好……老蹲在山沟里，都忘了现在是什么年代了，对吧兄弟？”

“对，对、对……阿香，你听大嫂咋说？听我的对吧？”水牛转

向胖妇人：“说要带她下广东，她爹死活不肯，就像要跳火坑似的！去过的人说那儿遍地都是钱，弯腰就能拣着，钱好赚得很哩！”

“老辈人就像拉磨的驴，走不出巴掌大的圈儿！不稀奇、不稀奇！”胖妇人从胸前的书包里掏出一把皱巴巴的钞票，一屁股陷在座位上数了起来。

阿香望着窗外慢慢向后退去的山峦、田野，心里觉得空荡荡的，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了水牛的路膊。

已近黄昏，破中巴才摇摇晃晃地开进了“独山镇”。坐在最后一排的水牛和阿香相偎着仍旧打着瞌睡，胖妇人扭转身来朝他俩喊着：“醒醒、醒醒，县城到了，下车吧！”

水牛和阿香猛地惊醒，睡眼惺忪地提着东西匆忙下了车。破旧中巴掉过头，向来时的方向驶去。水牛和阿香四下张望着，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阿香，你在这等我，千万别走开，看住东西……”

“水牛哥，你要干吗去？”

“我去那边看看！”

“我也去，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我害怕。”

“怕什么嘛，我一会儿就回来。”

“那好吧，你可快点儿回来，我一个人不敢……”

还没等阿香说完，水牛就急匆匆地朝火车站跑去，不一会儿就湮没在纷乱的人海车流中了。阿香像个听话的孩子，乖乖地坐在旅行袋上，怀里那个大包袱如同婴儿被她紧紧地搂着。

过了很久，水牛才步子缓慢地走了回来。阿香高兴地站了起来：“水牛哥、水牛哥，你咋才回来？”

水牛有气无力地一屁股坐到旅行袋上。

“水牛哥，怎么了？”阿香边问边从包袱里掏出两个鸡蛋和一个饭团递给水牛。

“今天没有火车了。最早也得明天中午才有，叫你早点儿早点儿嘛，这下倒好，没车了……”

“好好跟他们说说，再开一辆，咱们给钱……”

水牛不屑一顾地看了阿香一眼，“你以为在村里呀？马车牛车想啥时候赶啥时候赶？人家那是有时间的，到时候开车不等人！给钱，你给得起吗？”

“都怪我，早上我实在走不开……”阿香低下头，使劲盯着自己的脚尖，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串串掉了下来。

“又来了，哭个什么？我又没说你，出门在外的可不能想哭就哭，人家会笑话的！吃吧，啊？”水牛挪了挪屁股，把已经压瘪了的旅行袋让出了一半，把一只鸡蛋递给了阿香。

“你吃，我这还有。”阿香从包里掏出一个饭团，剥开外边包着的树叶，环顾了一下四周，便埋下头慢慢地吃了起来。

“水牛哥，走不了、那咱们回去吧，也许还有车哩！”

“不回！出来了还没咋着呢就要回去，羞不？像你爹我爹一样在山沟蹲一辈子好哇？谁也不回去，咱们活出个样来，让村里人也看看……”

“那今晚咋办？城里谁也不认识。”

“咋办？我也不知道咋办……蹲火车站、睡街头……”

“我害怕，水牛哥，真的，咱回去吧？”

“怕啥哩，有我你啥也不用怕！阿香，跟着我保证能赚大钱！看，我把车票都买了，我决心下定了，不混出个人样来，决不回去！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叫什么呀？”

“志气，男人的志气！我走街串巷、我远走他乡、我志在四方……对，还有你，嘻嘻……”

“连个谱都没有，还是回家吧。水牛哥，回去吧，啊？再说，人家说不是要西北大开发吗？兴许咱们那儿也能慢慢好起来，非要跑那么远去打工吗？”

“西北大开发？哼哼，西北大开发，何时到我家？我可是等不及喽。再说了，车站上的人说，买了火车票不坐不行！买票时还要

登记哩……听人说，买了票你要是不坐，人家就要按着户口到家里去找你算账、罚款！”

“真的？俺可没坐过火车，不知道有这规矩……你登记了？”

“不登记行吗？”

“水牛哥，你是咋给我登记的？”

“我就说，东山乡，那个那个、翠竹村的妇女主任，陈阿香和民兵队长张水牛结伴到深圳考察种油菜，卖票的小姐就乖乖地递给我两张票。完了告诉我没有座号，你想坐哪儿就坐哪、你爱坐哪儿就坐哪儿！”

“咯咯咯——骗人、骗人！哪有二十岁的妇女主任？咯咯咯……你也不是民兵队长！让人知道，真羞死人了！”阿香一时忘了眼前的处境，天真地笑着。

“又没人认识咱们，谁也不知道！咱自己封个官，过过瘾、开开心，图个乐呵。”水牛边说边手舞足蹈起来。阿香渐渐收起了笑容，看着已近昏黄的天色，又心事重重地沉思起来。水牛见阿香许久不说话，便也停住了挥动着的手臂，转过身来问道：“咋啦，阿香？你咋不说话啦？”

“水牛哥，天都快黑了，咱咋办呢？”

水牛老练地看看天色，站了起来，说了一句：“要下雨了！”随后拉起阿香，背起旅行袋，“走，找个地方躲雨去。”

阿香怀抱着大包裹，跟在水牛的身后，沿街漫无目的地走着。

街灯已经亮了，路两侧的店铺橱窗里的彩灯把街道点缀得五彩斑斓。水牛显然没见过这么繁华的景色，不住地东张西望。

“阿香，你看你看，多好看！看见没？多好看！这城里呀，就是比山沟里好，对吧阿香？”

阿香在匆匆的人流中小心翼翼地躲闪着行人，尽量贴着墙跟儿挪腾着碎步，小媳妇一样跟在水牛的身后。她跟得很吃力，根本顾不上看眼前的一切。在一个十字路口，水牛大概拿不定主意该朝哪个方向走，才停住了脚步。阿香气喘吁吁地赶上来，抓住水牛的胳膊

膊，说：“慢点吧，我眼睛不够用。怕跟不上你，把我甩丢了可咋办？水牛哥，慢点……”

“跟住我，抓紧我的衣服。”

“咱这是上哪儿呀？”

“我也不知道！上学的时候跟同学来过一次县城，天一黑我也分不清哪儿是哪儿啦……”

一个穿戴花哨的少妇，手里举着一块写有“住宿”两个字的牌子凑了过来：“住店吧，两位？”

“住店？住啥店？”水牛惊异地看着少妇。阿香则紧紧地贴在水牛的身后，不知眼前即将发生什么事儿。

“天黑了，小两口儿到我们旅店住一晚上。噯，我们这儿又干净又卫生，交通方便、代办车票……”

“旅店？就是宾馆吧？”水牛伸着脖子看着少妇手中的牌子。

“宾馆的条件旅店的价。有豪华间、标准间、夫妻间，高中低档全都有！进城打工的还可以八折，住吧？”

“啥，八折？”

“就是再优惠点、再便宜点，你明白吗？”

“那，两个人得多少钱？”水牛以试探的口吻问道。

“嗨，包您二位满意！双人间 40 元，优惠后是 32 元，可以吧？”

“32？这，这也太贵了点儿吧？”

“这是城里，不比乡下。像我们这么便宜的，很难找啦！”

“我爹一年能从土里刨出几个 32 呀？不住不住，太贵了！走，阿香，还是蹲火车站去，那一分钱都不用花。”水牛拉起阿香欲走，少妇忙上前拦住了去路。

“哟哟哟！挺大个男人，出门在外让老婆吃那份辛苦？真是的，不怕人笑话！再说，候车室是你想住就住的大车店呀？联防、公安、民兵什么的查得紧着呢！每天都有数不清外出打工的，要是都上那里去住，不早把车站挤垮啦？不到开车前两个小时，你进都进

不去……好了，算了算了！20元让你俩住了……”少妇边说边拉起阿香往店里拽，阿香则死死地拽着水牛的衣服，三个人像绞在一起的螃蟹跌跌撞撞地进了旅店。

这是个规模不大的个体旅店。少妇跟柜台上的老头耳语了一阵，便带着水牛和阿香穿过厅堂向后院走去。一阵“稀里哗啦”的响声之后，少妇打开了房间的门，然后随手拽开灯。一只昏黄的灯泡像干瘪了的橘子高高地吊在天棚上，旁边挂满了灰唧噜。两张木板床罩在血迹斑斑的蚊帐里，凸凹不平的水泥地面像一片溃烂的皮肤，在昏暗的灯光映衬下使房间显得破败不堪。少妇匆匆地交待了一下厕所、水房在院中的方位，便又折身走回了街上。

断断续续的闪电把窗外照得惨白惨白，如同谁在焊接着裂开的乌云。阿香硬着头皮去院子里的水房打了一瓶开水，然后给水牛和自己各倒了一杯。水牛说昨晚兴奋得几乎一宿没睡，这会儿上来劲了，便一头栽倒在床上呼呼睡开了。

阿香关上电灯，和衣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她想象着爹不让她跟水牛出来时生气的样子，想象着爹一个人扶犁耕地割油菜的样子，想象着爹插秧时的情景，想象着爹干了一天的活儿还要自己抱柴淘米择菜做饭，阿香不禁一阵心酸，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她知道这一走准会伤了爹的心，但她又觉得应该和水牛出来闯一闯。村里有好多青年男女确定恋爱关系之后都是结伴而行，并不断地往家里寄钱，一寄就是几百块，这足以让生活在山沟里的农民羡慕得眼红。可每当有人向阿香爹去炫耀在外的孩子又给家里寄来多少多少钱时，爹总是默不作声，似乎对此不屑一顾。可阿香爱听，她总是不失时机地向人家问这问那，有意做着心理准备。爹就生气地瞪她，有时还摔东西，弄得人家说到高兴之处便戛然而止，悻悻而去，边走边嘴里还不住地嘟囔着“老东西，眼馋哩……”“见不得别人富哩……”之类的话。

其实，阿香知道爹不是眼气。年轻时爹外出做活挣了一些钱，当时确实让村里人眼红了那么一阵子。要不是娘的肺病几乎耗掉了

家里的所有家当，现在她和爹也不至于过得这么紧巴。娘死时阿香还不到四岁，爹就再也没有出去过。在阿香的记忆里，爹的话总是很少，更少有笑容。她知道爹疼她爱她。爹是为了自己才苦苦操持着这个家。爹爱喝酒，但每次都只喝半蛋壳儿。看着爹用蛋壳儿喝酒阿香就觉着有趣儿，一块干泥巴上抠个窝窝，把盛满了酒的蛋壳儿坐到上面，从小阿香就是看着爹这么喝酒的。灶房门上悬着的竹篓里放着许多不知爹从哪儿弄回来的空蛋壳儿。阿香也曾想过要给爹买个亮亮的玻璃酒杯，可爹总是把头摆得像拨浪鼓，说太破费。阿香知道，墙角里那只积满了灰尘的坛子盛着爹所有的快乐。那是爹每年春节前用水稻、腊肉或糯米换来的，一坛酒爹整整喝上一年。有几次看着爹高兴，阿香争抢着替爹舀酒，爹就说她大手大脚不知道节俭，以后就再也不让她舀了，总是很认真很认真地自己蹲在坛子那儿慢慢地舀。

……也不知道因为啥，爹好像很生气，洗手洗脚溅了阿香一脸的水，躲也躲不开。她想说又说不出，末了爹还使劲儿地把盆朝她扔过来，淋得她头发全湿了，盆在地上滚出一串“轰隆轰隆”的响声。阿香就哭，哭得很委屈，爹却恶恶地拿眼睛瞪她，她只觉得爹是真的生气了，就愈发使劲地哭，谁知竟哭醒了自己。黑黑的屋里什么也看不清，好半天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咋摸不着灯绳？“哗哗”的雨声直往耳朵里灌，摸摸脸和头发竟湿漉漉的，被子、衣服也都湿了。怎么了？这是哪儿？阿香一骨碌下了床。一道闪电把室内照得通亮，阿香才回想起这是什么地方。她摸索着走到门口儿，刚一拉亮电灯，“咔嚓”地一个响雷震得她惊叫了一声，捂住耳朵瘫坐在地上。炸雷像架笨重的辘辘车，带着闷闷的响声渐渐地滚向了远方。阿香浑身软软地，出了一身透汗。水牛嘴里也不知道“咕噜”了一句什么，一翻身又睡死过去。阿香扶着墙慢慢地站了起来，窗外的雨不停地淋进屋里来，她拼着劲把窗户关上，无力地坐在了床边儿上，眼泪“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她又想起了爹、想起了家、想起了“黑虎”，真有点后悔和水牛出来，以后是个什

么样她心里没底。想想刚才梦见爹生气的样子，阿香心里难过得要死。她趴在床上“呜呜”地哭出了声。其实在爹和水牛哥之间她谁也舍不得。水牛总在她面前嚷嚷要下广东去深圳打工挣钱，跟着水牛出来阿香实在放心不下爹，不跟着出来她又放心不下水牛，这也确实让阿香苦恼了一阵子。也是从没见过山外的世面，加上每年村里外出打工的小姐妹们春节赶集似的奔回家来，大包小裹穿红戴绿那个神气。阿香看在眼里，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却憋着劲儿，今年种完地就跟着水牛哥去闯世界，看看到时候谁神气。现在终于出来了，可也惹爹动了气。以后回家，爹会让自己进门吗？也许挣了钱爹就会原谅她，有了钱给爹买衣服、买酒……对，再买两个玻璃酒杯，爹一定会高兴得不得了……想想这些，阿香的心里竟好过了许多。

她直起腰，擦擦脸上的泪。看看床上被单、枕头、蚊帐都湿得不能睡，阿香便轻手轻脚走到了水牛的床边。看着酣睡的水牛，心里竟升起了一股股暖意。她摸摸水牛的头发，又摸摸枕头被单，都是干爽的。她小心翼翼地给水牛脱下了鞋子，然后关上灯，俯身钻进蚊帐里扯过被单一角，和衣挨着水牛躺下了。她心想，从现在开始，自己已经把今后全部托付给水牛了。

一夜睡得很香甜，水牛醒得自然比阿香早。

窗外已经放亮了，疲惫了一夜的雨也歇息了。

水牛愣愣地看着身边熟睡的阿香，似乎有些意外。他猛地一下扑到阿香的身上，吻着、搂着……阿香感到有些憋闷，本能地想推开身上的重物，可水牛却愈发吻得有些疯狂。待阿香艰难地睁开涩涩的眼睛看清是水牛哥时，竟一阵冲动，紧紧地抱住了水牛。水牛像是受到了鼓舞，双手在阿香身上胡乱地摸索着，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阿香闭上眼睛，感觉天地都在旋转，身子燥热四肢软软的，喉咙又干又紧。阿香把手伸进水牛的衣服里，抚摸着那起伏、结实的胸膛，一股很好闻的男人特有的气息直往鼻孔里钻。她从没见过这样和水牛亲热过，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涌遍全身。她觉着简直

快要晕过去了，脑袋里一片空白，想睁开眼睛却又睁不开，泪水不知不觉地涌了出来。

水牛看见泪水先是一愣，然后用手胡乱地在阿香的脸上擦着，“别哭，阿香、阿香，你哭啥嘛！”

“水牛哥，我想你！真的，好想你，特别特别想你……”

“我也是、我也是……阿、阿香……想死了……想死我了……”

阿香曾读过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那是上初二的时候，语文的乔老师偏偏钟爱李季、赵树理这一类作家的作品。一天下午自习，乔老师要给同学们额外讲一讲《王贵与李香香》。书很旧，但乔老师却读得很专心。因为是有关爱情的，同学们都屏神静气地听着。读着读着，乔老师似乎是感觉有点口干，就端起缸子“咕嘟咕嘟”地喝了几大口，然后喊“陈阿香！你来读，就从——‘看着香香想香香’这句接着读，就这句。”同学们“轰”地一声笑开了。从那以后，就总有班上的坏小子看见她就喊“看着香香想香香……”阿香记住了这句话，但始终不理解“看着香香”怎么还会“想香香”。这一刻，她竟完全理解了。

“水牛哥、水牛哥……”

阿香想说让她喘口气，可水牛搂得太紧，嘴又被水牛的嘴堵着，始终说不话来。她想推水牛下去，可推了几下竟没推动，水牛却搂得更紧了。阿香到底还是把头闪了出来，大口喘息着：“不行，水牛哥，快要、要闷死我了，快、起来……下去、起来呀……”阿香已经几近哀求了。

“怎么啦，阿香？你别、这样……让我、让我亲亲，再亲亲……”水牛真后悔昨晚睡得太沉，阿香睡在自己的身边竟一点也不知道。他像要补偿损失似的又要吻阿香，阿香就扭过脸，拼命地朝一边挣。

“水牛哥，别这样，不行……快别了……”

去年的春天，有一次阿香正在家里做饭，水牛从后边搂住了她

的腰，这一幕恰巧被回来吃午饭的爹撞见，爹就狠狠地把锄头摔在地上。水牛吓得脸都白了，头也不回地跑了。阿香低着头不敢看爹，直到吃完饭爹都没说一句话。她想讨好爹，却又不知道做什么。爹把最后一口酒呷下去，蛋壳在爹的手里被“咔叭咔叭”地捏个粉碎。爹猛地一脚朝“黑虎”踢去，“黑虎”“嗷”地一声窜出老远，夹着尾巴跑了。阿香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可刚想站起来，爹就恶狠狠她要她坐下。

“不知羞耻的东西，不想让我死就别做败坏门风的事儿！”

阿香低着头，口里嘟囔地说：“爹、不是我，是水牛、他……”

“不是你？那母狗要是不调腔，它公狗就不敢上！还说不是你？没成亲你俩就先少在一块儿！大男大女总混在一起，我就没听过谁不出事儿的，它准出事儿……我可是丢不起那个人，听见没有？”

“听见了。”

打那以后，阿香虽然也和水牛拉过几次手，可一想到爹那黑着的脸心里就怕得要命，马上就把手缩回来。今天这事儿真要是让爹知道，还不晓得爹会凶成什么样。

“不行、不行……水牛哥，会出事儿的，别这样……”

“就我俩，没人知道，不会有事儿，真的！”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水牛哥，你快起来嘛！”

水牛根本听不进阿香的话，阿香猛一用力，把水牛推下身去，慌忙跳下床，用手扯扯衣服，理理头发，急忙把门打开。水牛泄气地坐在床上，脸涨得通红，眼睛定定地看着阿香。

“水牛哥，不是我不亲你不疼你。咱还没成亲，钱还没挣着呢，就出事儿，咋回家去？”

水牛头上浸出了汗，没说一句话。

“我早早晚晚都是你的。挣了钱，回去结婚，咋都好，到时候，你还不是想咋样就咋样？”

水牛仍旧是低垂着头没开口。

阿香慢慢地走过来，拉着水牛的手，“水牛哥，水牛哥，别气了，啊？我爹说了，我生是你张家的人，死是你张家的鬼，刚出来就生气，以后可咋办？我可全靠你了，水牛哥……”说着说着眼泪又“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水牛心慌了，忙用手给阿香擦眼泪。

“又哭，看你又哭，就会哭！我又没咋样你、又没说你，哭啥嘛？”

“你生气了！不说话、不搭理我……说好一块儿出来，就想着自己快乐，只顾高兴，出事儿了可咋见我爹？”

“谁生气？我没生气，真的、没生气……”

“还说没呢，好半天都不理我，谁知道你咋想的？”

“还能咋想，和你一块儿出来，就想咱俩在一起，你也想我我也想你，这有什么不好？又没人知道。”

“那、那也不能胡来，不能没了规矩。你要是真对我好，就该依我，替我想想，以后能不能对我好？”

“……”

“说嘛！”

“唉——好、好、好，对你好，不对你好对谁好？行了、行了，也该收拾东西了，一会儿还要赶火车呢！”

车站上的人很多，大概都是携包带裹出去打工的。水牛在人群中左拐右冲寻找着缝隙，阿香则尽量把身子缩得扁扁的紧紧跟在水牛的身后。从没出过远门的她在这么多的人群中既紧张又害怕，手便不自觉地拽着水牛的背包带，几乎是踉跄着朝前挤去。

中午时分，火车进了站。水牛拉着阿香追着还没停稳的火车，站台上的人群就像被狗撵急了的鸭子“呼啦”一下没命地朝车厢跑去。车一停稳，数不清的人就开始朝车门拥来，阿香被挤得忽左忽右，死命地拽着水牛不敢松手。车门一开，潮水般的人群就打搦似的朝车门口拥着挤着，胆大的干脆就屁股朝天地从半开着的车窗往里钻，车里的人就嚷嚷着使劲往外推。水牛几乎是把阿香拎上车